

新世纪作家

我没有事

——
戴涛小小小说选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我 没 有 事

戴涛小小说选

戴 涛 著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新世纪作家文丛 / 宋福来 主编——长春：时代文艺出版社，2000.8

ISBN 7-5387-1326-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35156 号

我没有事

新世纪作家文丛

作者：戴 涛

出版：时代文艺出版社

(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邮编：130021)

发行：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刷：马钢日报社印刷厂

开本：850×1168 毫米 32 开

印张：6.25

字数：130 千字

版次：2001 年 12 月

印次：2001 年 12 月 1 次印刷

印数：5,000 册

书号：ISBN 7-5387-1326-5 / I·1369

定价：12.00 元

自序

这是我的第三本集子,前两本都是叫“微型小说选”的,这次我想改称“小小说选”,有朋友劝我,说你已经出版的两本书,全叫“微型小说选”,这次还是该叫“微型小说选”,这样顺。我想顺是顺,可有点冷清。记得二十多年前,我在农村插队的时候,我曾做过几天中学的语文老师,我曾问过一位教语文的老教师,为什么两本语法书上讲到句子成份的划分时说法不一呢?老教师说这是正常的,语法上本来就有南派北派之分。我问,就不能统一成一种说法吗?老教师反问,为什么要这样呢。

如今,对千字小说的称呼,我似乎也感觉到了那位老教师当年说的南派与北派,南有南昌《微型小说选刊》,北有郑州《小小说选刊》,于是也有不少热心人像我当年问那位老教师,就不能统一成一种说法吗?这时我就想学那位老教师反问一句,为什么要这样呢?中国有这么大的地方,有这么多有思想的人,在文学上没有点派别,没有点争论,该多没劲。正因为分家分派,大家都要为自己的名誉或生存而战,这样便热闹了,便繁荣了《小小说选刊》与《微型小说选刊》的发行量均遥遥领先于全国其它纯文学刊物,不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么。而且,《小小说选刊》与《微型小说选刊》的主编都是我所熟悉的老师与朋友,我非常敬佩他们的智慧和气度,他们都为有对方的存在与发展而高兴。这就是我的第三本集子为什么叫

“小小说选”的理由。

《小小说选刊》与《微型小说选刊》月发行量都在好几十万份,说明有许多人都喜欢看它,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去看?有人说,因为小小说(微型小说)篇幅短,而现在人们的生活节奏快了,长的没时间看,自然就去看短了,想想也对,而细细一想又觉得不太对,你说因为短才有这么多人去看,那么,同样短的,比如诗歌,为何就没有这么多人去看呢?我想,人们在忙活了一天,除了想看短的东西外,更重要的还要看点什么内容,比如别人家是怎么生,怎么活的,正因为小小说(微型小说)里面有这些个故事,所以才好看,才会有这么多人去看,我的这本小小说选就是想跟大家说些人讲点事,写人间百态,便是我的小小小说(微型小说)所要追求的目标。

小小说(微型小说)有这么多人喜欢,我觉得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,这就是它的平民意识,现在当许多作家越来越与国际接轨,用各种实验的手法创作中长篇小说的时候,它带给读者一个直接的影响,便是许多小说变得看不懂了,或者说阅读起来非常艰难非常痛苦,于是读者们只好不看。但是小小说(微型小说)却几乎没有人说看不明白,这样看的人自然就多了,而且不仅能看懂,许多人觉得自己还能写,一动手,还真写出了挺不错的小小说(微型小说),于是在小小说(微型小说)这个文学殿堂里,少了中长篇殿堂里的那种神秘光环,在小小说(微型小说)的殿堂,几乎人人都可以进来走一走,坐一坐。这样的殿堂里,进来的人当然就特别多,当然就特别热闹,特别有生机,因为说到底,在这个世界上总归是平民占了大多数,而我就是其中的一个。

回想我在 1987 年写第一篇微型小说的时候,纯粹是一种

平民的爱好,犹如喜欢打扑克,养鸟或者钓鱼,当我在 1994 年出版我的第一本微型小说选时,我将书名叫做《人生旅途》,我是想说写微型小说(小小说)是我人生旅途上的一件事,到了 1996 年,我又出版了第二本微型小说选,我记得在该书的后记中,我曾有过这样的表述,秋雨先生给自己的那本书取的名字真好,叫《文化苦旅》。我的微型小说写作是否也在进行着苦难的旅程,但是我还是要感谢生活,感谢有微型小说(小小说)的生活,我将此书取名为《美是生活》。现在我的第三本小小说选就要出版了,我想取名《我没有事》,人过不惑,已没有多少正事可以牵挂,就写点小小说(微型小说)吧。

最近,我见到秋雨先生又出了一本书,叫《千年一叹》,我就在想,如果几十年以后,还会有人记得我这本书里的某一篇小小说,那时我无论是在天上还是在人间,我都会发出一声感叹。

目 录

- 1 ◆ 自序
- 1 ◆ 黑白与彩色的世界
- 4 ◆ 追求
- 7 ◆ 贺年卡
- 10 ◆ 为往事干杯
- 13 ◆ 回忆
- 16 ◆ 战争谜语
- 20 ◆ 一片苍茫
- 24 ◆ 御笔
- 27 ◆ 风筝
- 30 ◆ 评奖
- 32 ◆ 乞丐
- 34 ◆ 聚会
- 38 ◆ 苍天白云
- 41 ◆ 日光浴
- 44 ◆ 真的好想你
- 47 ◆ 红唇
- 50 ◆ 小老鼠
- 52 ◆ 妻

- 55 ◆ 奖品
- 58 ◆ 河虾
- 61 ◆ 蓓蓓
- 64 ◆ 国宝老师
- 67 ◆ 一个没有结束的故事
- 70 ◆ 感谢蜜蜂
- 73 ◆ 遭遇大师
- 76 ◆ 视角
- 79 ◆ 教育
- 82 ◆ 买猪肾
- 85 ◆ 钓鱼
- 88 ◆ 常务副县长
- 91 ◆ 出国
- 94 ◆ 游客心情
- 97 ◆ 风景
- 99 ◆ 连衣裙
- 102 ◆ 雪片飞舞
- 106 ◆ 穿白T恤的维纳斯
- 109 ◆ 我很温柔
- 112 ◆ 老同志
- 115 ◆ 校长
- 118 ◆ 卖报的老头
- 121 ◆ 阿海

- 125 ◆ 表妹
- 128 ◆ 冲出隧道
- 131 ◆ 逛马路
- 134 ◆ 启示
- 137 ◆ 我没有事
- 140 ◆ 我跟鸟的事
- 143 ◆ 旅游
- 146 ◆ 吃烟
- 149 ◆ 抵酒
- 152 ◆ 盆景
- 155 ◆ 田人与鸟
- 158 ◆ 春山与水菱
- 162 ◆ 剃头演义
- 166 ◆ 老榆树下
- 169 ◆ 小鸡
- 172 ◆ 撤诉
- 176 ◆ 同为被告
- 180 ◆ 油菜花开的时候
- 182 ◆ 恋爱季节
- 185 ◆ 消费品
- 188 ◆ 快乐不快乐

黑白与彩色的世界

吃罢晚饭又躲进书房去写字,还没写上几行,就听外面客厅音乐声大作,吵得我不得不跑出去跟夫人交涉:你能不能把电视机的声音弄小点。夫人眼睛继续盯着电视里几个亮丽的女子劲舞,嘴里说,真没劲。我疑惑,怎么没劲了。夫人言,每天就是上班下班,烧饭吃饭,看电视睡觉,你说有什么劲。我能说什么,我只有回我的书房。

回到书房我又重新操起笔来,可再也写不出一个字来,于是就只能傻坐着……你说,每天就这么上班下班,吃饭写字睡觉,有多大的意思,唉,脑子一开小差,竟然跟夫人跑一路去了。干脆扔了笔看报,看到第二版,看见一张带着黑框的照片,照片上是一张非常熟悉的脸。这怎么可能呢?这可是我十分敬仰的作家 A 先生,他在无数作品里所表现的那种大智慧、大悲悯总令我激动不已。可他真的就这么走了,而且走得又是让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如此扼腕叹息,我再也坐不住了,我走到窗前。

也许就是这么一个夜晚,天气非常晴朗,没有风,天幕上挂满了星星,整个宇宙没有一丝的声音,先生从那张伴随了他

将近半个世纪的写字桌前站起来，轻轻地推开窗子，然后非常从容地一跃，纵身飞向了他一直在苦苦追问的茫茫太空……

这天晚上，我也随着先生在天空中神游。

当我醒来，窗外已是碧空万里，不知先生已去何方，深深的惆怅压着我，我又拿起昨晚的报纸，将先生的那张黑白照片小心翼翼地剪了下来，压在写字桌上的玻璃台板下，先生深邃的目光注视着我。

不知什么时候夫人推开了书房的门，一脸的惊讶，你写了整夜的小说。我否认，我没写小说，我是在夜空里飞了一晚上。儿子也进来了，他对我说，爸爸，今天是星期天，你可要和妈妈一起带我去公园玩。吃过早餐，我便背上相机跟夫人儿子一起上公园，我们先是爬山，我一边爬山一边不时地看天空，儿子问，爸，天上有什么呀？我答，没什么。然后我们去划船，一边划我又一边不停地看天空，儿子又问，爸，天上有什么呀？我答，还是没什么。划完船，夫人带着儿子去买饮料。我就在草地上坐了下来，欣赏着眼前一片开得正热烈的月季花。这时，背后传来了说话声：

妈妈，春天是什么样子的呀？

春天么，各种各样的花开了，小草也长出了新的叶子。

妈妈，让我摸一摸花好吗？

我情不自禁转过身去，我见到一位年轻的母亲手搀着一个双目失明的三四岁小女孩，她们走过我的跟前，在月季花前停了下来，母亲说，孩子，把手伸出来。小女孩便迫不及待地将小手伸过去，在月季花的花瓣和枝叶上不停地抚摸着。哇，小女孩突然尖叫了一声，她的手显然是被月季花上的刺扎痛了，母亲慌忙将小女孩的手拉回来，问，痛吗？不痛，小女孩大

声地告诉母亲。小女孩又对母亲说,让我再摸一摸小草好吗?母亲使叫小女孩蹲下身去,小女孩蹲下后便用手轻轻地抚摸着地上刚长出的小草,小女孩的脸上充满了幸福。

面对这宁静的画面,我的内心却突然感觉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强烈的震撼,我以最快的速度打开了照相机镜头……

小女孩在笑,笑得非常好听,她在对母亲激动地说,妈妈,我摸到春天了!

公园游玩的照片全部冲印出来了,我觉得给小女孩拍的那张照片是我有生以来拍得最好的,我如获至宝似地将这张彩色照片放进了写字桌上的玻璃台板下,于是,我的玻璃台板下便有了两张照片,一张黑白,一张彩色。现在,每当我坐到写字桌前,我都能看到黑白世界里先生冷峭出世的思索,彩色世界里小女孩无比灿烂的微笑。

追 求

“老师，怎么做才能成为优秀的摄影家？”

“追求”。

“追求什么呢？”

“永恒。”

“什么是永恒呢？”

“生命。”

“生命”？他感觉自己一时还无法理解，于是便驮着一个大大的问号，踏上了追寻的路途。他一路走，一路思索着，他走到了江南水乡，这里刚下过一场春雨，在滋润的空气里他举目望去，但见排排垂柳吐芽喷绿，苍翠欲滴，他惊喜地凝视着满世界勃勃生机的绿意，耳畔似有生命的律动，他感动极了，将照相机对准了令他心跳的绿色……

他将这组照片取名为“生命之树常绿”。因为他依稀记得这是某位伟人说过的，当他非常得意地将这些杰作捧到老师的跟前时，他怎么也没想到老师的表情竟会是如此冷漠，“生命就是绿色么？”

他无言以对，惭愧地从老师手中拿回照片。

他又背起行囊，挎着相机出发了，他一路走，一路想，江南的绿是否太艳太柔了点，所以老师不喜欢。他来到了东岳泰山的脚下，快捷的索道车使他不费吹灰之力便登上了泰山极顶，他开始四处寻找拍摄的景物，一棵棵好大的松树，风吹动，发出如惊涛般的声响，他急忙举起了照相机，可又放下了，因为他又记起老师的批评，“生命就是绿色的么？”正茫然之际，他突然发现了一株非常奇异的松树，它的树杆和树枝被雷电劈去了一半，剩下的部分也几乎成了黑色，可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有一条枝丫上竟还有几簇绿色的松针，似人的手伸向苍穹，“喔，这才是生命！”他激动异常迅速将照相机对准了这株松树……

他又得意地将照片捧到老师的跟前，老师朝照片看了一眼，淡淡地说了句：“真实，生命也不是颜色的对比。”

“那生命到底是什么呢？”他有些发急了。

“慢慢地去感悟吧。”老师仍是不动声色。

他真有点不知所措了，他真想放弃去做什么摄影家，可他还是决定再作一次努力。

这次他走向了西部，他先到了敦煌莫高窟，他想获取一些灵感，他被先人们的艺术想象力与为艺术献身的精神所深深感动，走出了莫高窟，他依然向西走去。前面已经没有人烟，没有树木，只有浩瀚的沙漠，枯死的骆驼草、芨芨草，他快要绝望了，可他没有停住脚步，同时发疯似地按动着快门。烈日当空，茫茫的沙漠是那样寂静，只有灼人的热空气在哄哄作响，终于，他的脑袋也开始哄哄作响……

当他苏醒过来时，他已经在医院的病床上，老师对他说，你整整昏迷了五天五夜，你是被部队的直升机发现后救回来

的。

他感激地点点头，重又闭上了眼睛。突然，他又睁开眼睛，表情十分痛苦地拉住老师的手说，“老师，我是永远当不了摄影家了。”

“谁说的，你会成为出色的摄影家。”

“老师，你别安慰我了。”

“怎么是安慰呢，这些照片拍得多好。”老师将一迭照片递给他。

“你瞧，这一张照片，沙漠不再是死亡之海，这一片沙漠绿如草坪，那一片沙漠红如鸡血，远处一片白色如羊群在奔跑，谁说沙漠没有生命！最成功的当属这一张了，金黄的太阳，金黄的沙子，中间是金黄的小草，如果说小草的枯黄是生命的死亡，那么，在这片金色的世界里，它会得到永恒。”

“老师，谢谢……”

他话还未说完，已是热泪盈眶。

贺年卡

每到年末，我总觉得最没有意思、最不想做的一件事，就是写贺年卡。你写给朋友吧，是真朋友还在乎你寄不寄张贺年卡，若是寄给无关紧要的人，人家更不当回事了。由此我给自己定的规矩是不写贺年卡，可不幸得很，这规矩还是给破了。

那是在我决定离开我原先工作的单位，离开我原先居住的县城，科里的一帮同志加兄弟吵闹着要为我送行。酒喝了一阵，我晕乎乎地问，诸位还有什么要吩咐的？不知是谁说，没别的，就望科长今后每年给大伙儿寄张贺年卡来。

行，不管男女老幼，只要在科里共过事的，都寄。我糊里糊涂地就这么应下了。

那年岁末，我放下手中的一切活儿，跑到文化用品商店精心挑选了28张贺年卡，因为我粗略算了算，跟我在一个科里的先后应该是28个人，然后苦思着如何写贺年卡，想了老半天，想想还是随俗吧，衷心祝福什么什么的，我一口气写好了27张，就剩下一张了，可我实在写不下去了，因为我一想到“江天华”，我的手就发颤，十多年前的事又回来了。

十几年前，我刚从大学毕业分到单位，正好碰上开始大讲尊重知识，尊重人才，于是我这个全局唯一的本科毕业生一下就成了知识成了人才。江天华也表现得特别热情，一个劲儿地跑局长室，态度坚决，要求将我分到他的科，局长一感动，真答应了。我到了科里，他还真拿我当回事，弄得我受宠若惊，天天精神亢奋。两年后，我成了局里最年轻的副科长，可资格最老的科长江天华还是科长，应该说形势是十分明朗了，可我当时哪能知道，越是晴朗的天气越可能下雨呢。

那个星期天，天气很好，太阳暖洋洋的，我一得意就扛了根钓鱼竿，跑到我当时居住的县城旁边的一个池塘里垂钓。那天的鱼也真友好，争先恐后跑来吃我的鱼饵，才一个多小时，我的网兜里已经装了十多条贪嘴的鱼，正要凯旋而归时，突然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几条壮汉，一声喝，抓偷鱼的！

接下来的事就麻烦了，先是科里开批评帮助会，江天华极为痛心地问，你怎么会去偷鱼呢？我解释，我去钓鱼，不是偷鱼。可那是水产局的养鱼塘。我没看见插着养鱼塘的牌子。

没插着牌子，也还是公家的鱼塘嘛。

可我钓上来的全是黑鱼啥的野鱼，不是鳊鱼草鱼啥的家鱼。

不管黑鱼白鱼，总还是公家鱼塘里的鱼吧。

我还从没见过江天华这么严肃认真过，我还能说什么，我只有认错，然后是停职检查。晚上闷坐在办公室里写检查，科里的小李子悄然无声溜了进来，他哭丧着脸说，我实在没想到，我刚好路过，我想你钓鱼玩也是很正常的事，所以遇到江科长就随便说了一句。

什么！我一下从椅子上蹦了起来，我冲出办公室，在江天